

编剧赵冬苓

由白鹿、欧豪主演的《北上》正在央视一套播出，剧集以奔流不息的京杭大运河为叙事背景，讲述了运河边长大的6位年轻人相伴相知共同成长、北上打拼后又重归故里的人生历程。该剧由金牌编剧赵冬苓执笔，她在保留原著小说精神内核的同时为剧集注入了更丰富的情感内涵。谈到作品传递的思想，赵冬苓将剧作内核凝练为四个关键词：亲情、传统、叛逆、回归，她表示“写《北上》就是在写我自己”——作为土生土长的运河儿女，赵冬苓年少时曾经渴望挣脱故乡束缚，却在《北上》的创作中完成了一场精神还乡。

## 写《北上》剧本就是在写自己 运河儿女借创作完成精神还乡

□邱伟

### ■将生命回望融入文学改编

电视剧《北上》改编自徐则臣的茅盾文学奖作品《北上》，原著小说是以清朝光绪年间为背景展开跨越百年的讲述，电视剧《北上》在故事层面进行了重新创作，改编为一个当代故事。赵冬苓说，原著最打动自己的是运河文化与人的羁绊，书中那种“出走与回归”的精神内核深深触动了她。剧版《北上》延续了这一主题，剧中主人公在长大之后的反叛和回归，正是赵冬苓努力想在故事里表达的。

“一群运河边长大的孩子，年轻时迫切逃离故乡，却在经历成长阵痛后重新理解了传统的力量，这种文化认同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己的生命体验。”赵冬苓也是在运河边长大，老家济宁过去是一个运河码头，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境，小时候赵冬苓放学就跑到运河边上玩水游泳，度过了快乐的少年时

期。而在长大后，她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那时赵冬苓觉得家乡太小了，外边的天地太大了。

随着年龄渐长，赵冬苓发现自己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和过去不一样了，“会慢慢感受到这种文化在塑造你的人格、形成价值观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力量，很多东西是让我受益终生的。”赵冬苓坦言，自己曾觉得故乡是束缚，后来才明白运河赋予的精神力量早已融进血液。

“写《北上》我写出了感情，觉得是在写我自己，这部剧也是在回望青春，回望曾经的家，回望亲情。”剧中那群生长在运河边的孩子，经历出走、迷茫与回归的历程，恰似赵冬苓自身的生命投射，这种文化认同的觉醒，成为剧作最深层的情感动力。

### ■18 人群像演绎“出走与回归”

《北上》是赵冬苓从业以来写得“特别累”的剧本之一，多达18人的群像叙事显露出她的创作野心，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剧中，欧豪饰演的谢望和是典型的“运河长子”，生来背负责任，他的迷失与重生象征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白鹿饰演的夏凤华是《北上》剧本创作的灵魂人物，最初的剧本里只有马思艺（李宛妲饰）这条线，但这个角色的故事撑不起女主角的戏份，剧情需要一个能扎根土地的普通人，夏凤华则堪称“破局之笔”。

作为剧中的“花街小太阳”，夏凤华的特别在于她看似平凡却充满韧性，是一个在角落里野蛮生长的“非典型女主”。赵冬苓说这个角色有自己的影子——被忽视的童年、沉默的成长、默默积蓄力量，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变得强大、找回自己，这些带有自传色彩的设定最终让角色迸发出生命力。

剧中18个主要角色、6个家庭的命运交织，如同运河支流最终汇成主脉，共同诠释着“出走与回归”的命题。比如剧中花街青年周海阔（高至霆饰）的原型，就是赵冬苓在江苏采风时遇到的一位书店主人，他放弃上海的高薪工作回乡开书店，这种“逆向迁徙”恰恰体现了年轻一代对精神原乡的追寻。另一位花街青年邵星池（翟子路饰）的叛逆则来自文人之子的身份焦虑，他最终与父亲的和解，其实是两代人不同文化态度的交融。

赵冬苓说，剧中18个有名有姓、有命运的角色，她个个都喜欢。写《北上》调动了赵冬苓大量的生活积累，剧中的一些情节就是她小时候经历过的事。“包括孩子们那种无忧无虑的童年，一个个就像运河的精灵一样快乐、放肆，还有学生时代的种种青春经历，我写的时候自己都非常愉悦，觉得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少年都回来了。”赵冬苓透露，写完《北上》后又有人拿类似的题材找她创作，“我说真的写不了了，因为我的生活积累基本给《北上》了。”

### ■在湍急的时代 找回精神锚点

面对《北上》原著小说跨越百年的时空纵深，赵冬苓选择以“运河命运三幕剧”重构叙事，繁荣期的船运鼎盛、衰落期的艰难转型、申遗后的文化新生。她表示，《北上》小说以清代意大利人视角展开叙事，故事的当代线相对薄弱，缺乏戏剧冲突。最终剧版的故事选择以京沪高速开通为切口，将现代化浪潮对运河生态的冲击作为叙事底色，这一设定既延续了原著“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母题，又将故事锚定在更具普世意义的归乡情结中，京沪高速通车、北京奥运、互联网创业潮、大运河申遗等时代大事件也被巧妙编织进花街六户人家的命运浮沉与情感纠葛之中。

去年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北上》如今的播出也被赋予了特殊意义。赵冬苓回忆，剧本创作采风时大运河已经申遗成功了，她行走在运河边，又觉得时光一下子变慢了，“不远处就是高速公路，但运河还是慢的，那里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安详宁静。在现代化的都市里，我们每天为名利奔波，在挣扎、奋斗的时候，偶尔看到这种场景会觉得特别被打动。”

赵冬苓希望通过《北上》这群年轻人的故事，让观众看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因为运河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生活哲学，教会人们如何在快节奏时代保持内心的“流速”。在她眼中，传统并不只是古书典籍，还是我们的血肉、一呼一吸、一餐一饭，而运河文化的真正力量，在于让每个普通人都能照见自己的来路。“就是小时候不知道传统是怎么养育了你，但长大后无论走多远最终会发现，你就是传统塑造出来的，到了一定年龄对世界有了更多认识，就越会发现传统文化里有非常合理、值得继承的部分，有你永远离不开的部分，希望《北上》在这方面能对观众有所启发。”（新华网）